

【浅绿◎著】  
QIANLU ZHU

# 错嫁良缘



CUOJIALIANGYUAN  
ZHIYIDAIJUNSHI

(下)

她忽然明白，原来，  
她早已将心遗落在他身上。  
那烽烟再起，战火纷飞中，  
那双黑眸遥遥相望。



浅绿◎著  
QIANLÜ ZHU

# 错嫁良缘



CUOJIALIANGYUAN  
ZHYIDAIJUNSHI

下

吉林出版集团  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# 目录

## C O N T E N T S

---

楔子	血八卦盘	/1
第一章	魂祭叶世	/9
第二章	校场挥威	/23
第三章	魔鬼教头	/41
第四章	压服八眸	/55
第五章	夙凌归来	/73
第六章	热身下战	/86
第七章	夜袭攻防	/97
第八章	黄金四案	/116
第九章	乱贼狡猾	/125
第十章	卧薪尝胆	/139
第十一章	非人训练	/157



# 目次

## C O N T E N T S

- 
- |       |      |      |
|-------|------|------|
| 第十一章  | 英雄救美 | /166 |
| 第十二章  | 惨烈精英 | /179 |
| 第十四章  | 如何除虫 | /191 |
| 第十五章  | 三顾茅子 | /200 |
| 第十六章  | 围剿三顾 | /213 |
| 第十七章  | 失心狗案 | /229 |
| 第十八章  | 敷天大惑 | /247 |
| 第十九章  | 结婚礼物 | /259 |
| 第二十章  | 再起波澜 | /274 |
| 第二十一章 | 她要我留 | /285 |





# 错嫁良缘

(下)

第十一章	银发凶徒	/299
第十二章	赦天入狱	/309
第十四章	百口莫辩	/327
第十五章	赦天鼎力	/337
第十六章	顾小圆脸	/352
第十七章	夙凌情深	/367
第十八章	夙家长辈	/381
第十九章	精锐卧底	/392
第二十章	冰炼之谜	/418
第二十一章	盛怒之下	/435
第二十二章	原来如此	/449
第二十三章	夙凌表白	/460
第二十四章	大失所望	/470

# 目次

---

## C O N T E N T S

---

- |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|
| 第三十五章 全副武装 | /481 |
| 第三十六章 夙夜夫妻 | /501 |
| 第三十七章 解救人质 | /511 |
| 第三十八章 厥氏之心 | /523 |
| 第三十九章 跟师入火 | /530 |
| 第四十章 随叫王忠  | /541 |
| 第四十一章 演练对决 | /555 |
| 第四十二章 仰望曙光 | /579 |
| 第四十三章 合二为一 | /589 |



## 第二十二章

# 银发凶徒

宫门外。

卓晴拍拍顾云的手，说道：“你在宫外等我们就行了。”

“嗯。”顾云没有反驳。

两人对看一眼，卓晴忽然淡淡地笑道：“谢谢你，云。”

顾云莞尔，“和我还说谢？”她其实根本没有做什么，楼夕颜入狱本来就是一场螳螂捕蝉、黄雀在后的设局，晴的目的是要立刻把楼夕颜救出来，燕弘添的目的是为了削弱西太后家族在朝中的势力，各取所需，她最多算是从中搭线，让他们可以坐下来讨价还价而已。

卓晴缓缓点头，笑道：“好，不说了。”因为谢谢不足以表达她的感激。

“自己小心。”这次入宫与其说是与燕弘添呈表案情，还不如说是与西太后正面对决，虽然他们反利用白逸伪造证据陷害西太后她并不认同，但却知道政治远比刑案复杂得多。

“我会的，放心，我不打没把握的仗！”

“我知道，去吧。”晴脸上坚定的光芒很美，为了救楼夕颜，她这次估计是拼了。

卓晴和夙凌还有单御岚进了宫门，夙凌忽然回头深深地看了她一眼，顾云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。

顾云估计谈判没有一两个小时是出不来了，宫门前都是守卫，不想和他们大眼

瞪小眼，又不想回将军府干等，顾云走向离这里最近的酒馆，虽说是最近的，但也离皇宫有些距离，顾云没有骑马，慢慢走在青石板街道上，思索着这几天夙凌怪异的举动。

倒不是说他怎么为难她，那天被他抓着不放之后，顾云吃一堑长一智，面对他的时候都很戒备，保持安全距离，他也没有像上次那样失态过。只是他会经常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她，却又冷傲地不说话，叫人摸不着头脑。

已到掌灯时分，街道两旁的人并不多，不少小贩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回家，顾云思绪有些纷杂，走得也慢。此时，一道熟悉的黑影从前面的巷子里走了出来，天色暗了，月光也不太明亮，但是那抹赛过清辉的银丝还是一样的耀眼。

“敖天？”顾云想到他手上的伤，还是有些担心，加快了脚步，在他身后叫道，“敖天，等一下。”

远远地，那人的身形顿了一下，顾云以为他停下等她，就朝他跑了过去，可惜，黑影只停留了一瞬间，便加快了脚步向前方奔去。

“喂？”顾云皱眉，怎么越叫他越跑啊？敖天的确很冷漠，有时也让她莫名其妙，但是此时这种急于逃离的感觉让顾云疑惑，据她的观察，敖天不是这样仓皇的人！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天生对异常事件的好奇心和作为警察的直觉，让她决定跟上去看看。

顾云加快了脚步，黑影左窜右闪，身手极其敏捷，顾云跟得有些吃力，只见那抹黑影闪入右边的一条小巷，消失在眼前。巷子里很黑，是一个死胡同，里边堆着一些杂物，却没了黑衣人的踪影。

不见了？顾云猫一般敏锐的眸微眯，冷冷地扫过看起来杂乱却随便就能藏人的暗巷。

他一定还在那里！顾云心中不解，敖天为什么要躲她？思索了一会儿，她脚步轻盈，无比谨慎地走进暗巷，越是走近，握着冰炼的手越是收紧，似乎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，手中的冰炼轻轻地抖动着。

暗巷的最深处，一支森冷的短箭闪着幽蓝的寒光，上面必定是淬了最为阴毒的孔雀翎，只要伤口沾到一点，必死无疑。短箭缓缓对准慢慢走近的女子，满弓……

就在短箭即将射出的那一刻，一抹黑影划过夜空，身形极快地出现在顾云面前，顾云下意识地拔剑，冰炼出鞘的龙吟之声在暗巷中响起，短箭后的黑衣人脸色

一僵。

“你找我？”

低沉的声音，无起伏的语调，冰冷的气息，是敖天！他出现后，那抹诡异而危险的气息忽然散了，收回已经出鞘的剑，顾云不爽地说道：“你刚才跑什么！”

敖天高大的背影将顾云笼罩，短箭瞄了半天，仍是没能找到空隙。敖天不语，暗巷内光线实在太暗，她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只能听出他的呼吸显得有些乱，只因为刚才跑得太急吗？

久久，敖天终于淡淡地说道：“我……有点急事。这里太暗，出去再说。”

顾云几乎是被敖天拖出暗巷，两人的身影消失在眼前，黑影缓缓放下短弓，嗜血的黑眸闪过一抹冷戾的光芒，敖天，你也会关心人吗？她是不是就是你的弱点呢？毫无血色的薄唇扬起一道诡异的弧线。

走回大街，光线稍稍明亮了些，敖天面色如常，顾云也没再追问，因为她明白，问他，他也不会答。

没忘记刚才追他的原因，顾云问道：“你的伤好点了吗？有没有去看大夫？”

“已经没事了。”不出顾云预料，敖天仍是酷酷地说没事。顾云好笑地摇摇头，看了看他的气色。仍旧苍白的肤色、冷漠的态度，没有变化或许就是好事吧。顾云摆摆手说道：“那就此，看你刚才那么急，一定是有要紧的事情，你去忙吧。”

顾云转身正要离开，敖天冷淡的声音带着一丝迟疑，终于还是低声问道：“你……现在还住在将军府？”

“嗯。”顾云大方地点头承认，在她心中，这没什么不能说的，她回答得坦荡，敖天听得却很是刺耳，苍白的俊颜越发冷了，冰眸中划过一抹自嘲，原来人家不过是在打情骂俏，是他多事了！

敖天身上冰寒的气息让顾云不解，正要开口问，敖天再一次冷酷地转身就走，看也没看她一眼。顾云尴尬地站在那里，深吸一口气，很有破口大骂的冲动。敖天忽然又停下了脚步，与以往任何时候一样，背对着她丢下一句话——“以后，看见我不要追过来。”

顾云还在琢磨着没头没尾的话，敖天暗黑的身影消失在街道的尽头。

什么意思？顾云郁结，为什么每次敖天都给她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，然后就离开了？他是在怪她今晚追着他不放？她没做什么吧，怎么他忽然就像掉进冰窟了一





样？夙凌喜怒无常、霸道无礼，敖天情绪飘忽不定、忽冷忽热，真让人捉摸不透！

“啊——”一道划破长空的尖叫声忽然响起，凄厉而尖锐！

顾云冷眸一暗，心倏地一紧，直觉告诉她，出事了！

顾云朝着尖叫声传来的方向跑去，一个小巷前已经站了几个人，顾云走近，几个小贩打扮的男子在一旁窃窃私语，脸上都是害怕不已的表情。巷口的石墙旁，一名年轻女子惊恐地捂着眼睛，嘴里不断地叫着：“死……死人了！”

她身后，还站着一名华衣女子，女子一手撑着墙壁，一手抚着胸口，虽然不如年轻女子失态，脸色却是一片惨白，抚着胸口的手还在微微颤抖着，眼眸微闭，气息紊乱，一看就是吓坏了的样子。女子看起来很眼熟，顾云想了想，终于想起来了，她就是建议她选玉梳做礼物的那位玉小姐玉菡萏。

但是她为什么会在这里？看她的样子，应该是第一个发现案发现场的人。

顾云朝着巷内眯眼看去，这并不是一个死胡同，不过两米来宽，巷道中间，横躺着一名女子，脚旁是一只歪斜的灯笼，就着灯笼的光芒，顾云看清了巷内的情况。

横躺在地上的女子很年轻，长长的发丝披散在地上，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撕扯成碎布，光裸的身子白皙而美丽，脖子上几条明显的淤黑伤痕很明显，女子双眼圆瞪，舌头外翻，双手僵硬地弯曲在脖间，这么看她有可能是被掐死的，但是浓重的血腥味又让她疑惑，眼光停在女子外露的下体时，顾云幽冷的颜眸中划过一抹冷冽的寒光。

女子白皙的双腿之间，有着明显的伤痕，血正从那里源源不断地流淌而出。

顾云修长的十指紧握成拳，咯咯作响，深呼吸了一会儿，才缓缓平息了胸中的怒火，冷眼暗暗观察着案发现场，黑暗中，一抹蜷缩着的身影似乎在动。

“那边还有一个人活着！”显然也有人发现了这一点，几个胆子大的小贩想要上前一探究竟，一只纤细的手臂拦住了他们的去路，“全都不要靠近！去报官！”他们不懂得保护现场，一进去说不定会带走或者留下很多痕迹，况且也很难保证凶手没有混在众人之中！

女子清冽的声音让小贩们都是一愣，只见她看着毛骨悚然的案发现场，平静得一点都不像一个女人，那种不容置疑的命令让人难以违抗，几人诺诺地退了出来，其中一人急急忙忙地跑去报官。

顾云接过旁边的一盏灯笼，尽量小心地靠近那抹蜷缩在地上的身影。走近才看清，那是一个丫鬟打扮的女孩，瘦弱的身体蜷缩在一起，不停地颤抖着，头埋在双腿之间，不肯抬起头来。

顾云没有上前扶她，而是将灯笼靠近女孩身边，让自己和她都笼罩在光线下，才柔声说道：“姑娘，你没事吧？”

女孩又缩了缩，仍是不敢动，顾云继续说道：“我带你离开这里，好吗？”

女孩身子僵了一下，久久才缓缓抬起头，脸上的泪痕模糊了年轻脸庞，惊恐的眼盯着顾云看了好久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确定她看清楚自己了，顾云才试探性地扶住女孩的手臂。女孩抖了一下，并没有推开。顾云手上一用力，将女孩从地上拉了起来，强劲的力道似乎让女孩有些惊恐，开始挣扎，顾云怕她破坏现场，没有松开手，将她拉出了暗巷。出了巷外，光线亮了很多，女孩好像没这么怕了，但还是在拼命挣扎。顾云这次没有难为她，放开了她的手，女孩再次蹲在地上，不停地抖着。

顾云半蹲下身子，淡淡问道：“死者是你什么人？你刚才看到了什么？”

女孩身体明显一僵，双手抱着头，紧紧地拽着自己的头发，呜咽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血，好多血！”

顾云皱眉，拉住女子自残的手，继续问道：“现在已经没事了，告诉我刚才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女孩一直摇头，就是说不出话来，终于缓过来的玉菡萏看着顾云不停地追问，心下有些不忍，小女孩都已经被吓得语无伦次了，她为何还要咄咄逼人？！轻拍着女孩蜷缩在一起的身体，玉菡萏不认同地说道：“她已经被吓成这样了，你何苦还要逼她。”良好的教养让她的指责听起来并不严厉。

顾云无语，她何尝想逼这孩子，但是按照目前的情况看来，她是这个案子唯一的目击者，她不行，第一时间的供词很重要。就在这时，官府的衙役已经赶到，顾云看见了刑部的程航，正要起身过去跟他说一下情况，脚边的女孩子忽然惊恐地挥舞着手，不停地扭动着，大声尖叫道：“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。”

处在惊恐中的人力量很大，女孩挥动着手将身边的玉菡萏狠狠推了一下。玉菡萏低叫一声，眼看就要摔在地上，顾云忙上去抓住她。

顾云松开手，没看她一眼，而是蹲在小女孩面前，平静地迎视着女孩恐惧的

眸，冷静地说道：“不要怕，已经没有人可以伤害你了。告诉我，谁要杀你？”

顾云清冷坚定的声音和安定强大的气场似乎让女孩稍稍平静了一些，但是眼中仍是一片慌乱。“银发！”女孩尖叫着，似乎只有哭喊能减轻她此时的恐惧，颤抖的声音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，“一个银发男人把我们小姐逼到巷子里的！”

银发？顾云的心一沉，银发男子……狼狈逃离……敖天……

不，不可能是他！但是为什么偏偏这么巧……

而她，一向不相信巧合！

官府的衙役把尸体和证人都带回刑部，顾云又回到宫门，刚好夙凌他们也出来了，看清卓晴身旁的楼夕颜，顾云问道：“已经没事了吗？”

轻轻点头，卓晴轻笑回道：“已经证明那些与山寨私通的文书都不可信，现在西太后自己都自身难保，也不能再兴风作浪了。”

看着两人始终交握着手，顾云低叹道：“出来就好！”

想起刚刚运走的尸体，顾云问道：“刚才发生了一起凶杀案，死者是女性，死状很惨。”

卓晴想都没想，立刻说道：“带我去看一看。”

两人匆匆忙忙往刑部赶去，夙凌和楼夕颜对视一眼，摇头苦笑，他们也只能默默跟上。

刑部停尸间。

“死者为女性，身长五尺一寸，年龄在十六到二十岁之间。颈部有明显淤伤指印，呈黑色，死因是被强大的指力掐断喉骨而死。”一具女尸放在一块木板之上，卓晴熟练而平静地检查着尸体，吕晋默默地站在一旁仔细地听，手中拿着纸笔，将她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录下来。

木板周围，围着一群人。单御岚和程航站在卓晴身后，顾云则是双手环在胸前，微低着头，耳朵听着卓晴的尸检解说，眼睛则是盯着地上一点，不知道在想着什么。

夙凌和楼夕颜对于尸检兴致好像都不大，站在距离最远的一角。

卓晴向吕晋使了一个眼色，吕晋立刻了然地轻轻将女子双脚微曲，检查了一番之后，卓晴冷声说道：“另一处致命伤在下体，大量出血是因为下体被尖锐物刺伤，

按伤口的情况看，凶器应该是一把长四寸左右、双刃、类似匕首之类的东西。死者体内没有残留男性体液，死前应该没有受到性侵犯。其余地方没有明显外伤。”

顾云静默的眼微眯了一下，脸上表情倒没看出什么变化。卓晴轻轻脱下手套，径直走向顾云，说道：“大概情况就是这样。尸检报告等吕晋整理好再给你。”

顾云轻轻点头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，卓晴也不吵她，云就是这样，一遇到案子就会很入神。

吕晋拿起白绢将尸体盖好，单御岚说道：“出去再说吧。”

一行人来到提刑府书房，吕晋低叹道：“我问过死者的丫鬟小鱼了，她估计是受惊过度，怎么问都只记得一个银发男子将她们逼到暗巷，对死者行凶。至于杀人手法、作案时间、凶手的样貌，全然记不清楚了。”看过尸体之后，吕晋心里一直很不舒服，凶手的手法实在太过狠毒！

吕晋看了一眼楼夕颜身旁脸色如常的卓晴，不禁暗叹道，这女子真的好生厉害，上次看失心女尸也是如此镇定自若，她到底是如何做到的？当然，如果吕晋知道卓晴验过的碎尸有多少具之后，应该就会释然了……

程航重重地拍了一下案几，忍不住低吼道：“又是银发！有完没完了！”

又是？顾云问道：“最近发生了很多起银发男子作案的案件吗？”

“嗯。”程航有些烦躁地回道，“加上这起，已经是第五起了，短短的半个多月，此人疯狂作案，我看是冲着庆典来的！失心案才刚刚告破，又来一个！”

半个月内五起？果然是一件棘手的案子，楼夕颜凤眸轻眯，看了一眼始终沉默的夙凌和一脸若有所思的顾云，忽然说道：“单大人，各国使节、贵族不少已经进入穹岳，过几天就要到京城了，此等凶徒如不尽快落网，祸害无穷。若是他朝进京朝拜的使节、贵族动手，穹岳颜面扫地。京城的安全皇上已经交给夙家军，单大人若有什么需要，不妨请夙将军和青末多多帮忙。”

单御岚微微揖手，回道：“楼相放心，下官必定全力以赴缉拿凶徒。”

顾云抬头，看向楼夕颜那始终温润却又似乎永远捉摸不透的脸，隐隐觉得他有看戏的意思。她对着卓晴低声说道：“楼夕颜刚刚释放，一定也累了，你们先回去休息吧，这里交给我们就行了。”

夕颜的身体确实不太好，卓晴点头回道：“好吧，有需要我的地方通知我。”

“嗯。”

楼夕颜含笑对众人点点头，揽着娇妻离开。

楼夕颜走后，夙凌一言不发，冷冷地坐在那里，身影看起来有些突兀。顾云好心地对他说道：“你有事也可以去忙了，如果单大人有什么需要，我会和夙任商量的。”

夙凌冷冷回道：“我没事。”她就这么想他走！

顾云莞尔，这种事情平时不都是夙任处理的？好心当成驴肝肺，她今晚招谁惹谁了，先是敖天，现在是夙凌！

不再理会夙凌暗黑的脸色，顾云看向程航，问道：“前面发生的五起案子，都是同类案件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程航摇头回道，“最开始的三起案子，凶徒奸污了三名女子，其中一人自尽而亡，第四起案子，凶手抱走了一个刚满月的婴孩，孩子下落不明，生死未知。这个凶手估计是个疯子，专挑奸淫掳掠之事来干。”

单御岚眉头紧蹙，低声叹道：“前面四起案子凶徒都没有直接杀死受害者，他这次的作案手法如此残忍，若是抓不到他，下一次只怕他会变本加厉。”

先是强奸，再是拐带婴儿，顾云沉思，这个凶手的犯罪似乎没有规律和特定性。久久，顾云问道：“你们确定是同一个人所谓的证据除了一头银发之外，还有其他的吗？”

程航挫败地回道：“没有。凶徒每次作案都很快速，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，让人无从下手，他都是晚上行凶，受害人也只看得清一头银发。”就是因为一点线索都没有，受害人要么是达官贵人，要么只是普通的诗书之家，没有什么关联之处和共同点，这才让他们无从下手！

“其实……”吕晋迟疑了一会儿，才低笑道，“银发这个特征这么明显，整个穹岳应该也不会有多少个银发男子，武功高强的就更是少之又少，这么多年，我也只见过敖天一人是银发而已。”

吕晋这句似真似假的话，让顾云皱起了眉头。夙凌冰冷的眼眸一闪，却没说什么，程航却显得有些兴奋，一拍大腿，说道：“对！离庆典开始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，时间很紧，全部抓回来询问一番，或许能有收获！”

“不行。”顾云冷声道：“银发是凶手最明显的特征，但并不等于所有银色头发的人都是凶手，你们最多只能请他们回来协助调查，不能因此抓人！”身为警察，

顾云有自己的办案方法和刑侦程序，程航的这种做法，她反对。

上次敖天把顾云带走，夙凌就一直不爽，这一次，顾云的义正词严，听在夙凌耳朵里，就成了急于为敖天辩护。心里憋着一口气，夙凌冷哼一声，说道：“他没有杀人，又何必怕盘问，你是想为谁开罪？”

一直不想理会他的顾云缓缓回头，直视着夙凌暗黑的冷眸，沉声回道：“我没有要为谁开罪，案件没有调查清楚之前，我永远都抱着怀疑的态度，任何人都有可能是凶手，敖天也不例外。但是我断案，只相信证据。”

我断案，只相信证据。平静的声音不见得激昂，却足够让所有人听得很清楚，也让在场的男人们心下一怔。

夙凌看着她冰冷而有些不悦的脸，那种坚定的光彩，让他觉得很迷人……掩下微乱的眸光，夙凌觉得自己这些日子真有些疯了，她有时根本就是在反驳他、忤逆他甚至讽刺他，为什么他却总在那张已经毁容的脸上看到让他为之心颤的光彩？

夙凌忽然默不作声，顾云也脸色冰冷，书房里的气氛有些怪。程航轻咳一声，继续刚才的话题，说道：“像敖天这样的人，行踪飘忽，如果不颁发全国追缉令，根本不可能找到他。”

程航其实也是就事论事，顾云却是越发不悦，直接看向单御岚，问道：“单大人，你们刑部可以对没有任何确实证据、只是嫌疑的人发追缉令吗？”如果这也是穹岳法律许可的范畴，她想，她可以不必插手这件事了。这个地方，根本不适合她待下去。

在顾云犀利的眼光注视下，单御岚失笑，如实回道：“不能。”他明白程航之所以这么说，估计也是怕皇上又像上次一样下旨，抓不到犯人就让他入狱，才会如此着急。

面对眼前坚定执著于法理的女子，单御岚忽然有些敬佩起来。顾云暗暗松了一口气，看来她要花些时间研读一下穹岳的法条和司法程序才行！

程航在刑部这么久，自然知道规矩，刚才也只是病急乱投医地说说而已。程航烦躁地拍拍脑袋，还是有些不甘心地低喃道：“那现在找不到人怎么办？”

书房陷入了一瞬间的寂静，顾云思索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我知道他在哪儿。”

夙凌鹰眸一沉，没有人能找到他，她却能！敖天的事情，她还真是了解！

听她说知道敖天的下落，程航急道：“在哪儿？”

顾云摇摇头，坚持地回绝道：“抱歉，我不能告诉你。明天我会去找他，尽量说服他到衙门来一趟。”敖天不告诉别人住处，自有他的原因，在没有征得他同意之前，她也没有资格泄露。

“不用这么麻烦。”冰冷而淡漠的男声在门外响起。

几个人惊讶地抬眼看去，一道暗黑的身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守卫森严的提刑府书房前，静静地立在夜色中，仿佛他早就已经在那个地方站了很久，清冷的月光下，那抹炫白的银丝是如此的刺眼。

夙凌暗黑的眸中划过一丝异色，眼光扫过顾云看着敖天，不自觉地握紧拳头。

“敖天！”程航低呼，他怎么自己送上门来了？

## 第 二十三 章

# 敖天入狱

“敖天？你怎么会来？”瞪着那道缓慢行来的黑影，程航不自觉地问道。

敖天漠然地半倚在门边，并未进入屋内，若是一般人，或显得随性或显得慵懒，但是他做起来，却是浑身上下充斥着冷残的气息，面无表情的脸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。月光透过他背后映射进来，除了那头让人不容忽视的银丝之外，他整个人就像是置身于黑暗之中一般。

程航的问话他根本不予理会，暗黑的身影往那里一站，没有人能忽视他的存在，似乎他不想让你感觉到他的时候，你永远不会知道他在哪儿，他若是想让你知道，你便是如何都不能漠视他。

他的出现让屋内的气氛发生了一些变化，夙凌棱角分明的脸上神色似乎更加晦暗了几分。

此人行踪飘忽，为人怪僻，请他他都不一定会来，何况是这样自己出现！他来刑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单御岚暗暗揣测着。吕晋也敏锐地感觉到敖天的出现，或者是整个案件的转机，也有可能是……危机！

上前一步，吕晋带着淡淡的笑容，说道：“这半个多月以来，京城不断发生凶案，凶徒有一个明显特征，就是银发。其实我们询问你，也不过是希望能以此证实你的清白，毕竟你为朝廷抓到不少恶徒，我们也不想怀疑你。”

毫无波澜的眼中划过一抹明显的讽刺，他抓人从来就不是为了朝廷，也不屑要任何人的信任。敖天冰冷地回道：“不必啰唆，想问什么就问吧。”